

# 當時祇道是尋常



這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話，卻道出了幾乎人人都有的感覺。所謂“當時”者，指人生過去的某一個階段。處在這個階段中時，覺得過日子也不過如此，是很尋常的。過了一二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，回頭一看，當時實在有不尋常者在。因此有人，特別是老年人，喜歡在回憶中生活。

在中國，這種情況更突出，魏晉時代的人喜歡做羲皇上人。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呢？“雞犬之聲相聞，老死不相往來”，真就那麼好嗎？人類最初不會種地，只是採集植物，獵獲動物，以此為生，生活十分艱苦。這樣的生活有什麼可向往的呢？

然而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，發思古之幽情，幾乎是每個人都會有的。到了今天，滄海桑田，無論世界有多少次巨大的變化，人們思古的情緒依然沒變。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。十幾年前，我重訪了我曾待過十年的德國哥廷根。我的老師瓦爾德·施米特教授夫婦還健在。但今非昔比，房子已捐給梵學研究所，汽車也已賣掉。他們只有一個獨生子，已在“二戰”中陣亡。此時，老夫婦二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十分豪華的養老院里。院里設施齊全，游泳池、網球場等等一應俱全。但是，這些設施對八九十歲的老人有什麼用處呢？更讓老人們觸目驚心的是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某一個房間空出來——主人見上帝去了。這對老人們的刺激之大是不言而喻的。我的來臨大出教授的意料，他簡直有點喜不自勝的意味。夫人擺出了當年我在哥廷根時常吃的點心。教授彷彿返老還童，回到當年。他笑着說：“讓我們好好地過一過當年的日子，說一說當年的事兒！”我含着眼淚離開教授夫婦，嘴里說着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：“過幾年，我還會來看你們的。”

我的德國老師不會懂“當時只道是尋常”隱含的意蘊，但是古今中外人士所共有的這種懷舊情緒卻是相通的。

仔細分析起來，“當時”是很不相同的。國王有國王的“當時”，有錢人有錢人的“當時”，老百姓有老百姓的“當時”。在李煜眼中，“當時”是“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”游上林苑的“當時”。念及往昔，他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哀嘆“天上人間”了。

我不想再對這個概念進行過多的分析。本來是明明白白的一點道理，過多的分析反而會使它迷離模糊起來。我現在想對自己提出一個問題：對於我的現在，也就是眼前這個現在，我感覺是尋常呢，還是不尋常？這個“現在”，若干年後也會成為“當時”。到那時候，我會不會說“當時只道是尋常”呢？現在無法預言。現在的我沒有什麼不滿足的地方，但是，倘若捫心自問：你認為是尋常呢，還是不尋常？我真有點說不出，也許只有到了若干年後，我才能說：“當時只道是尋常。”

作者：季羨林



# 動靜之趣

一個人的生活，怎樣才算有趣？

于有些人而言，趣從動中來。日子要過得有趣，就得夠熱鬧。人多就熱鬧了，氣氛也就活絡了，身在其中，便會覺得快活。這日子，自然也就有趣了。

這樣的趣，是鬧趣。用各種人、各種聲音、各種感受將心填滿。塞得滿滿當當，自然比空空蕩蕩的心來得不那麼乏味。於是，這也成了一種趣。沉溺于這種鬧趣的人，終日輾轉于各類局、各種群之間，忙着尋趣。最後，得趣了嗎？當各種喧囂離去之後，整個人身心疲憊，這便是趣嗎？生活中的趣，本該是讓人養心怡情的，

將忙與趣畫上等號，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。

另一種趣，是靜趣。所謂趣，其實是一種感受。既然是感受，便多少帶着點被動的意味。他物之中，先得存趣；這種趣，投映在自己心上，領略過後，也就感受到趣味之美。要讓外間的事物走進自己的心間，前提是心要空。若心間充斥着各類食物，心被填得滿滿當當，那外界的事物再美、再有趣，也無心領略。所以先得把心騰空，心一空，人就不忙亂了，也就靜了下來。

于多數人而言，靜中反倒容易生出趣味。

一心不能二用，既然行走于忙忙碌碌、喧喧鬧鬧之中，自然對其他風景視而不見。心太忙、太滿，空不出來，容納不下其他事物，這麼一來，哪怕身處有趣之處，心也感受不到趣味。靜下來的時候，心間一空，人反而會專注起來。丟開無趣的事物，騰出空間，容納其他。如此一來，萬物自觀而各有其趣，種種趣味便會如靈光乍現，在腦中翻滾而過。

哪怕看似普通平凡之物，也能盡顯其趣。趣從靜中來。要得趣，先靜心。

作者：郭華悅

# 你是如何暴露的



連闖如舉了個例子：如果某人告訴算命先生自己來自房山縣，那麼算命先生很快就會判斷出此人是為了打官司而來。因為房山縣有很多煤礦，當地人十有八九都在煤窩做事。有礦產就免不了有紛爭，既然來北京，又想算一卦，那只能是想問問官司輸贏了。

當然，就算判斷出口音還得繼續觀察：比如山東章丘人，很多都在全國各地販賣絲綢。除此之外，他們還熱衷于另一個行業：打鐵。於是，算命先生就可以通過來者的穿着和身材判斷他的職業。

在舊上海也是如此，錢鍾書在《圍城》里曾刻薄地描述自己的家鄉，說無錫人來上海，九成都是從事“打鐵、抬轎、磨豆腐”，最喜歡的玩具是泥娃娃，繼而得出結論：“鐵的硬，豆腐的淡而無味，轎子的容量狹小，還加上泥土氣，這算他們的民風。”

在農業文明時期，通過外表判斷職業和性格也不是一件難事。威繼光寫的《紀效新書》，第一條就是關於如何選兵，也是看面相：“面目光白、形動伶便”的，一看就是“城市游滑之人”，堅決不能選。要選就選“黑大粗壯，手面皮肉堅實，有土作之色”的“鄉野老實之人”。

當然，有些東西能夠掩飾過去，比如口音可以學，面相可以易容整容，但有些細節不經意間還是會流露出來。電影《無恥混蛋》里有一個情節：幾個英國兵和美國兵假扮德國人，在酒館里遇到了蓋世太保，口音上倒是蒙混過去了。臨了，英國人要了三杯酒，比畫的時候用了食指、中指和無名指，這下子暴露了，因為德國人用的是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。解決這樣的大紕漏，辦法只能是槍戰，然後一大批人死去。

作者：張天驕

小鎮位于深山之中，極少有人來往。連風，也很難穿透時間凝固的牆壁，為這方圓百里唯一不通公路的小鎮，送來些山外新鮮的氣息。

小鎮里有一屠夫，生得膀大腰圓，每日里殺了豬，就用擔挑了，步行幾十里山路，到城里去賣。

屠夫有一殺豬用的案桌，矮腳寬身，是祖上傳下來的。桌面不僅開裂了，還血痕累累，年復一年，用到來連木質也看不出了。

一日，鎮上來了一老者，此人着藍布衫、布底鞋，銀須飄飄，頗有些仙風道骨。據說，此人乃名中醫，回祖籍省親來的。老者不知何故，忽而對屠夫的殺豬手藝有了興趣，一連數日，流連不去。

屠夫嘿嘿地笑，說：“讓老人家見笑了，我手藝不精呢。”老者微微一笑，答：“你手藝倒是極好，人也不錯，不過，我不是來看你殺豬的。”屠夫大奇：“那你看什麼呢？”老者說：“我來看你的案桌。”老者問可否轉讓，說願出錢購買。屠夫說：“區區一破桌，你願要，便拿去罷。”老者說：“我賠錢給你置買一新案桌，隔七日後來取。”

七日後，老者至，見屠夫亦置新案桌，並言：“我怎



# 定風珠

么能讓你破費，這新置的案桌送與你吧。”老者大驚，急問舊案桌。屠夫曰：“我已劈矣，且見一巨大蜈蚣，伏于案內。”

老者遂長嘆一聲：“此蜈蚣伏案內已久，且日日以豬血為食，到今日已逾百年，取出剖開，腹內必有一珠，名曰定風珠，可治百種之疾。我存有私心，怕說出來被你敲竹杠，故未言明，誰知竟毀于一旦矣！我要這新案桌，又有何用呢？”此後屠夫常聽人言及，到手的富貴竟被他自己丟了。屠夫只笑曰：“該來則來，該去則去，天意也。”屠夫依然每日殺豬賣肉，樂此不疲。倒是老者，聞聽此言後，仰天嘆曰：“求不可求之求，吾何止心不迭，藝不精，而是枉讀藥理詩書，不如一屠夫矣！”遂摘牌罷醫，不再懸壺。

作者：魏繼新

有一樁細小的經歷我一直記得。十六七年前，我在北京，要寫一個跟奶品有關的採訪，聯繫了一家牛奶企業的員工，她的職責是在各地的超市培訓銷售員。在電話里，她聽起來口齒清楚，言笑晏晏。

當時正漸漸入冬，我轉了好幾次車才找到她的住處，要先穿過一個高聲放着音樂的超市，上樓後再經過一個震天動地的遊戲機廳，昏黑的樓道里，前面又出現一個小小樓梯，直通閣樓——我幾乎沒勇氣上去了。

她在閣樓房間門口招呼我，模糊的一個黑影。我硬著頭皮走進去，感覺很不好。燈一開，我意外地放鬆下來：全屋色調是帶著暖意的橘黃色，像一隻睡得懶懶的貓。

房間很小，而且不是規整的長方形，但一眼看過去，只覺井井有條，床鋪、衣架、小書架都與牆貼合得嚴絲合縫，簡直像量身定做的。

我驚嘆。她略不好意思地笑：“天天去家居城跑，跑多了自然就遇到合適的。”

被褥當然都疊得好好的，雜物隱藏在看不見的地方。很小的方桌上，一本攤開的書，一支筆旁邊，是一個胖胖的空酸奶瓶，里面插了三枝蘆葦。

我嗅到她身上若隱若現的奶香。

她的家、她自己，都一塵不染，帶著清潔的暖，讓我想到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”。

我驚奇極了：她學歷不高，收入菲薄，沒有餘錢購買奢侈品，但她把自己的生活收拾得舒適簡潔且宜人。

# 既是主人，也是座上客

人人都會說，心安之處就是家。或抱怨，你沒有給我安全感，所以這里不是我的家。不，她在說，安是自己締造的，屋頂下一個女子有滋有味的好生活，便是安全、安靜、安寧，便是幸福。哪怕這只是一間窄小的出租屋。

後來我回到武漢，有一次要拍個視頻，網購的三腳架遲遲沒有收到。我向親友們打探誰家有現成的，一位老師熱情地說：“我有，你來我家。”

我和老師不熟，只知道她退休了，怎么好意思上門打擾。但老師一直邀請，工作日程又實在很緊，我就去了。

讓我吃驚的是，她家有一個巨大的地下室，里面有三腳架、攝像機、畫室、投影儀、三角大鋼琴等藝術工作需要的很多東西。

老師一生家境寬裕，熱愛藝術。在晚年，她遭遇愛人的背叛而與之分開，兒女各有自己的生活。她什麼都有，有錢有閒暇有大房子有健康，但——空蕩蕩的家里，總像缺了什麼。

有一次，有人怯生生地拜託她：“老師，能不能將您家地下室借我們用一下，開個小讀書會？”

她不想家里來閑雜人等，她都沒聽說過“讀書會”，卻又覺得是跟文化有關的東西，遲疑一下就同意了。

難得地，家里再一次人聲鼎沸，許多張帶著渴求的臉，如林間聚滿了雀。老師自己也旁聽，熟悉的字眼有了不同意義，陌生的字眼像推開一扇窗，新空氣涌進來，她大口呼吸，身心都為之一醒。

又陸續繼續，有人要借她的場地開小型演唱會，她便為此購買了相關設備。

年輕的老師帶學生畫畫，學生數量少，租不起畫室。她一如既往地豪爽：“就在我這里吧。”

已不年輕但尚未成名的電影人需要場地，給投資人放自己拍的片子，她裝出一間試影室。

這一切都是免費的。她很灑脫：“我這把年紀了，要錢還有什麼用？做這些事讓我開心。”

而我，此刻也是被幫助的年輕人，她幫我拍攝，做PPT、剪輯、上傳。又叮囑我，要開讀者見面會或者新書發佈會，也可以過來——這里有好咖啡。

像什麼被叩擊，我想起多年前那位帶著淡淡牛奶馨香的女孩子，她們的

面容疊加起來，彷彿是同一個人，從少女到老太太。

清寒的時候，把自己安排得妥妥當當，所謂獨善其身。富而閑的日子，便來關心全世界，所謂兼濟天下。不汲汲于名利，卻與活生生的人須臾不分。

年少時，不怕吃苦，不怕迎接未來；當老去，樂于學習，樂于擺脫過去。

天下是一桌永遠不散的宴席，她們既是主人，也是座上客，是坐在上首指點江山的老太太，也是在桌旁端茶送水的長孫媳婦。

我想，幸福沒有別的面目，無非是，愛自己，愛他人，而且一以貫之。

作者：葉傾城

